

“两人相视一笑,秋雨和墨鱼的故事依然在继续。秋雨用自己的睿智和坚毅,用爱心点亮了墨鱼的新人生。”

秋雨和墨鱼

吕炜照



墨鱼是一个性格非常内向的小男孩,本名牟宇,母亲在生下他不久就离开了南通,再也没有回来。父亲常年在外打工,逢年过节才回家。平时,牟宇就和年迈的奶奶生活,由于缺乏父爱母爱,原本内向的牟宇越来越不爱说话。附近的小朋友都不愿意跟他玩耍,每次小伙伴说牟宇是父母都不要的孩子,牟宇就会随手捡起小石块和树枝扔向他们。久而久之,村里的小孩都逐渐疏远牟宇。由于营养不良,牟宇又黑又瘦,小伙伴们索性给他取绰号“墨鱼”。

秋雨是一名警校毕业的女警,在一次爱心活动中发现躲在墙角的小牟宇。于是,秋雨主动上前跟牟宇说话,牟宇对热情的秋雨不理不睬。秋雨用自己温暖的话语和行动终于感动了牟宇,两人成了朋友。

九月的雨说来就来,烟雨蒙蒙,氤氲阴柔。年仅六岁的小牟宇伸开一双小手,接几缕雨丝于掌心,轻轻湿润,慢慢浸透,静静倾听雨声。

“牟宇,你这孩子怎么一点也不听话,赶紧进屋,被雨淋湿要感

冒的。”年近七旬的奶奶拉着孩子的手准备进屋。孩子用力挣脱奶奶的手,又站在雨中,目光始终望着门前的小路。

近了,近了,终于看到一个藏蓝色的身影。牟宇飞奔过去:“姐姐,我等你好久了。”

“牟宇,你怎么又站在雨里,看你身上都湿透了,刚好给你买了新衣服,我们回去试试是否合身?”秋雨赶紧抱着孩子进屋。

“姐姐,你为什么叫‘秋雨’?难道你出生在秋天的那个下雨天?”

“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,我确实是秋天出生的,那天正在下雨。后来我长大了,一直喜欢下雨天。每次我心里难过的时候,可以把内心的一切向雨诉说,它可以听懂,今天的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,明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以后,你不开心的时候就画画,等我下次来的时候,你讲给我听,好吗?”

“我是又黑又丑的‘墨鱼’,一个朋友都没有。”

“谁说你没有朋友,我就是你的朋友。”

“真的吗?你愿意做我永远的

好朋友吗?”

“当然愿意。”

“那我们拉钩,一百年不许变。”大手拉小手,简陋的房间里传来两个人的笑声……

转眼,牟宇上小学一年级了,每天放学做完作业就会搬着小板凳坐在门口,拿出纸笔用心画黄昏时分的油菜花和夜空中的月亮。

整整两个月没有等到熟悉的身影出现,牟宇一次次站在村口望向远方,每次满怀希望来,却又失望回家。

牟宇也没心思吃晚饭,在小桌上托着腮帮画着画。不一会儿,一名女警的画像跃然纸上,画好了擦掉再画,泪水浸透了纸张,最后画被撕下揉成一团随手一扔……

三月的雨来得有些轻盈,细细、软软的,浸润思念的眼。看着三月的迷雾风景,牟宇继续站在村口大树下,静静地等待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。等着,等着,牟宇哭着转身正准备回家。

“那个叫‘墨鱼’的小朋友请转身,我来了。”

熟悉的声音中,牟宇转身看到了身穿制服的秋雨,再也控制不住

自己的眼泪:“秋雨姐姐,这两个月你去哪里了,我以为你不要我了……”

“乖孩子,别哭,这段时间我和叔叔阿姨一直在值班备勤,没能来看你,你不要生气啊。看,我给你带了什么?你爱吃的橘子罐头、薯片、牛奶,还有你心心念念的奥特曼组合玩具和新书包。”

“我什么也不要,只要你能经常来看我。”

“来看看这是什么,你怎么画的是姐姐的背影啊!”

“这幅画我明明扔了啊,怎么会在你这里?”

“那天晚上我来你家了,你在楼上睡觉,我没有让奶奶喊你起来。奶奶说你画画撕了揉成团扔了,我拿回家好不容易拼接起来,才发现你画的是我的背影。”

“我这里还有一张,你看看是否好看?”

“呀,女版的奥特曼!”

“姐姐,你就是我心中永远的奥特曼。”

两人相视一笑,秋雨和墨鱼的故事依然在继续。秋雨用自己的睿智和坚毅,用爱心点亮了墨鱼的新人生。



“植物竟然是这么长情而执着的生物,有时候像人一样情深义重,有时候比人更加情意深厚。”

像植物一样活着

张海燕

细长的叶子朝天仰望着,郁郁葱葱,长成修长的两排,仿佛列队的士兵。叶子的尖端却是很短的一截枯黄,是被切过的整齐划一。风吹过,不算特别茂密的韭菜,那碧绿的叶片如波浪一般起伏。

母亲正在割韭菜,我问她韭菜叶子尖端枯黄的部分是怎么回事?母亲说,割过的部分会有一截枯黄,过段时间又会长出新的。记得小时候在乡下生活,房前屋后的空地上,总会长葱蒜韭菜之类的,每次做饭掐一截,下次掐掉的部分又会长出来。

“妈,韭黄也是由韭菜长成的吧?”“是啊,韭黄是从韭菜的宿根中长出,用稻草覆盖住,让它在黑暗中生长,接触不到阳光,最后就变成韭黄了。”我看着眼前一长溜的韭菜,想起小时候看母亲用稻草“捂”韭黄的样子。

“我记得,小时候咱家这个地方就种韭菜的吧?这么多年都没变过?”

“是啊,韭菜就是这个好,掐掉了又会长出来。割韭菜和韭黄时,不能割得太多,根部以上多留一些。村里老人说,割得太多,韭菜就被‘气死了’。母亲的话让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”

“别笑呀,你知道这两排韭菜什么时候种的吗?”母亲回头问我,我摇摇头。她的语气顿时多了一股凝重:“还是你爸在世的时候呢,那时候他从徐州回来探亲种的。”

记忆的闸门顷刻之间打开……

那年,我体育中考,父亲为了鼓励我特地从工作单位回来,母亲本来陪着他在徐州打工,因为我要中考也回来了。既然回到老家,劳碌成习惯的母亲就闲不下来了,在房前屋后种种蔬菜,逢到集市,父亲就会拿去卖。韭菜是个好物种,隔

些日子就能收割一次。不怕麻烦的话,可以培植成韭黄,价格更贵一些。

经母亲一说才知道,家里年年会端上桌的韭菜竟是父亲那时种下的。粗粗一算,都26年了。26年前,父亲给我送考,从那天起,就只有他出门的短暂定格,再无他回家的任何片段,他永远留在了那个车祸频出的事故多发路段。

人已不在26年,可是他种下的韭菜竟然年年岁岁在生长,可能还会更久地生长下去。我看着母亲割韭菜的背影,心里默默地想着,每次割的时候,她的动作一定都很轻柔吧。她舍不得多割,舍不得动作粗鲁,她怕韭菜真的如村里老人说的那样“气死了”。一年又一年,母亲照料着这些韭菜,割了吃了,再让它们好好长出来。

植物竟然是这么长情而执着的生物,有时候像人一样情深义重,有时候比人更加情意深厚。

植物的生长大概是不走回头路的吧,它们不为任何人停留,它们只是让自己好好生长着,便足以表达对过去岁月的礼敬。你看,自然界的各种植物从来都不争不抢不喧哗,却各有各的妙处、各有各的坚守。蒲草柔韧,兰草清新,兰花素雅,碧荷清幽,玉米质朴,稻米清香,大豆养人,韭菜长情……无论高大或低矮,无论水生或陆生,无论藤状或地衣类,每一种都在自己的生长圈内自由、安静地生长着,遵循时序,悠然自得。

生而为人,是不是也该像植物那样悄无声息地在自己的节奏里悄悄生长呢?就像母亲这些年安静地侍弄着这些韭菜,就像沉淀下浮躁的心回到这片无声的土地,就像这地里的每一根苗每一片叶……



“‘跨界’是这几年流行的词汇,生活在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时代,只要你够大胆、够给力,就可以任性跨界,大概率会到达胜利的彼岸。”

退休跨界正青春

张春华

“跨界”是这几年流行的词汇,生活在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时代,只要你够大胆、够给力,就可以任性跨界,大概率会到达胜利的彼岸。

时间一晃而过,弹指之间就到了退休年龄。那是2016年初春时节,杨柳吐绿万物竞发,可是我的心情却糟糕透了,余生还能做什么呢?回首大半辈子,代过课、打过工、管过乡办厂、做过小老板,还当过三届基层政协委员,突然闲下来无所适从,烦恼不止一点点。难道就这样打打牌度过一天又一天吗?这绝不是我想要的晚年生活。有没有一种既对社会有益,又能愉悦身心的生活方式呢?慢慢找吧,人生百态,总有一款适合我、属于我。

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一个偶然的机会勾起了我小时候的“作家梦”。一打听,镇上写作爱好者还挺多,把他们聚集起来,互相切磋,岂不美哉!当然,这一步跨得有点大,但年华虽老勇气尚在。

说干就干,在得到镇政府和文联、区作协有关领导的首肯后,我邀好友一起登门四处游说,广撒“英雄帖”。虽然偶尔会吃闭门羹,但更多素不相识喜欢写作的朋友欣然同意加盟。当时有个老师惊喜道:“找到‘娘家’了!”去年底,这位仁兄荣登省作协新会员榜单。

2018年3月7日是小镇文化人值得纪念的日子。那天,我牵头的基层作协正式挂牌成立,20多名成员中有校长、教师、企业高管、退休人员等,后来陆续有关干部、文艺青年等加入,如今已超过50人。

成立时热热闹闹,成立后冷冷清清,这几乎是一些协会的普遍现象。我偏不信,因为它是我自发的、心仪的组织,我没有理由不全身心投入。

没有活动经费,我一面自己掏钱垫付,一面东奔西跑“化缘”。没有作品发表园地,我们自办杂志,《江花》于2018年9月正式创刊。两年后,与市报旗下杂志社合作办刊,已连续出刊14期。

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在办刊的同时,我们举办了四届文学大讲堂,先后组织了三次学生作文竞赛、两次文学采风、一次文学沙龙。

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母体。既然一只脚踏进了文学大门,其他艺术门类也不妨“跨”过去尝试一下。于是,我们搞起了歌手友谊赛,从中挑选好苗子推荐参加区级比赛,荣获一等奖;我们成立了文化志愿者服务队下乡演出,量身定制诗朗诵和对联更是拿手好戏;目前正在创作话剧,向人们讲述本地热烈的感人故事。

“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,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你完成。”对这句话,我感悟至深。

永远不会忘记,各级领导关心呵护、排忧解难,让我们倍感亲切,信心满满;永远不会忘记,省作协、市作协的文学大咖亲临小镇传经送宝、释疑解惑,让我们茅塞顿开,大开眼界;永远不会忘记,众多企业家慷慨解囊、无私奉献,助推我们这艘小船乘风破浪、驶向远方。

五载创新路,圆梦正当时。一不小心,我们这个团队创下了几项“唯一”:南通市唯一拥有正式刊号的镇办杂志,且自办发行;通州区唯一拥有两名省作协会员、6名市作协会员、20多名区作协会员的镇级创作队伍,且老中青梯队建设优势明显;全区唯一连续四届在区级文学大赛上获奖的镇级团队,且获奖人数逐年递增。

鸟语花香

李昊天 摄



“只要有土的地方就能生长,身上永远焕发一种勃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,那么奔放热烈,彼此之间心无芥蒂,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。”

油菜花开

邹文红



“凌寒冒雪几经霜,一沐春风万顷黄。”又是一年三月,金灿灿的油菜花开遍了大江南北。她开在山地高原,开在田间地头,开在房前屋后,更开在我记忆的深处……

“油菜花,咱们一起看油菜花去吧!”电话那头,在同一城市工作的老同学邀我。“好!我们现在就出发!”我欣然前往。

这是开在异乡土地上的油菜花,跟记忆里家乡的油菜花也没有

什么区别。瞧!田野上的油菜花开得多旺啊!一眼望去,宛如一片金色海洋,一直绵延到天边,煞是迷人。

走近些,只见一片片金黄的花瓣堆叠在一起,形成一朵小巧玲珑的花伞。这许许多多的小花伞又众星托月般簇拥在一起组成一株,一株株聚在一起,构成了一大片,她们如金似缎,时而静立不动,时而又随风起舞,时而窃窃私语,时

而又点头弯腰……一阵微风吹过,油菜花送来了缕缕沁人心脾的香味,引得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。

看着这一朵朵天真烂漫的油菜花,我们恍惚间回到了过去,想起了那油菜花一样盛放的纯真又热烈的少女时代。

彼时,我们就读于一所乡村中学,上下学要走几里田间小路,同学们常常结伴同行。也是这样的三月里,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盛开了,我们的上学路上也多了几分别样的色彩和欢乐。

记得村里同一届的女生有十来个,她们的名字也都很有趣:梅花、菊花、桃花……而我的名字偏偏没有“花”字,她们就硬给我取了“油菜花”的绰号。尽管那时觉得这个外号非常土气,但今日想来,那是她们不想我显得不合群罢了,细微之处足见当时纯真的姐妹之情。乡野之地没有什么特别的风物,玫瑰、牡丹之类的高贵之花只有年画上才看得到,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这群少女的爱花之心,我们

偏爱这些扎根泥土奋力生长的普普通通的油菜花。我们把油菜花带回家插入玻璃瓶,摆在自己房间的书桌上;把油菜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,好像立刻都变成了童话里的公主似的,心中美美的;周末我们相约去照相馆,请师傅到油菜花田里给我们拍合照……少女时光虽然未曾惊艳过,但也像油菜花一样明媚、一样灿烂、一样热烈绽放过。

时光流转,当年的少女们长大后奔赴各地、扎根各处,转眼都步入中年。变的是流光,不变的是油菜花。看着这朵朵油菜花,仿佛觉得我们自己就是它们。一头扎进泥土奋力向上生长,看起来都是那么普通,几乎没有谁是被上帝选中的宠儿,但是只要有土的地方就能生长,身上永远焕发一种勃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,那么奔放热烈,彼此之间心无芥蒂,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。

大城市里的春天可谓繁花似锦,赏遍万紫千红,但心中仍感念开在记忆中的油菜花!

